



流
年
纪

Just To See You

我在这世间所有的寻觅
都只为那一刻与你相见

Just To See You

只为❤️ 那一刻 与你相见

鲜橙/著 xiancheng

人气大神
鲜橙

睽违五年
挑战都市爱情治愈剧

一段炮灰女配力求
被扶正的寻爱记



NLIC2970888736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爱情有 { 出门撞见前男友
相亲遇到毒舌男
三大惨 { 工作面对矫情男

更惨的是，每一款男人都被她遇上了。

情海茫茫，她是进是退？

只为 那一刻
与你相见

鲜橙/著 xiancheng

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为那一刻与你相见/鲜橙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 6

ISBN 978-7-5399-6066-1

I. ①只… II. ①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45947号

书 名 只为那一刻与你相见

作 者 鲜 橙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夏 童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295千字

印 张 17
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,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066-1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第一章 酒会相见/001

其实如果仔细打量的话，这个男人的五官并不算十分漂亮。他的眉形虽好，却太过于张扬浓烈；眼睛也不够大，只是胜在深邃细长，漆黑的瞳人幽深沉静，一眼望不见底，仿佛有着摄人心魄的魔力。

第二章 他曾是她一个人的林向安/014

她摇身一变成为现实版的励志言情剧女主角，每每有人为情胆怯的时候，都会拿她做励志榜样，说夏苒苒都能追上林向安，你还怕什么？

第三章 狭路相逢/028

她终于知道，这就是苏陌了。她曾见过那个穿着精致长裙的苏陌，身材高挑，气质优雅，只不过是随意地一瞥，都会被她吸引住视线。而眼前的这个苏陌虽穿着普通，但举止大方，言谈风趣，更是叫人移不开目光。

第四章 试着交往/038

从那以后，两人见了面能做的事情也就剩下吃饭了，可她口味挑剔，饭量又小，不管什么东西叨上两口就说饱了，两人连吃都吃不到一块儿去。他与她之间仿佛完全找不到交往之道，举步维艰。

第五章 父母撮合/051

夏苒苒，我告诉你，这世上越是好东西越是没人会白白送上来，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争去夺！没人会记住你用了什么心计、耍了什么手段，他们只会看最后这东西是不是在你手中！

目录



第六章 订婚宴/063

苒苒的笑容是对着镜子练过的，无论是嘴角弯起的幅度还是牙齿露出的颗数都恰到好处。于是男的硬朗帅气，女的温婉娇美，倒不失为一对璧人，一路行来得到艳羡无数。

第七章 南郊项目/075

这样的合作太过于冒险，万一遇到什么变故，邵氏随时都可以抽身而出，把所有的风险转嫁到夏宏远身上。

第八章 心存疑虑/088

我刚刚查过易美公司的背景资料，它并不是业内最好的地产与土地评估咨询公司，也没做过什么出众的案例，而苏陌也并非其中最突出的资产评估师。为什么要选定易美公司？

第九章 我们同居吧/103

“既然要同居，我觉得赶晚不如赶早，你说呢？”邵明泽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苒苒，语气平常得就好像在讨论一件工作上的事情。

第十章 预感/117

她突然有一种莫名的预感，仿佛有一些她不知道的事情正在悄悄发生着，就像是水下隐藏着骇人的怪兽，虽看不到，却一直无声地向她靠近，然后会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。



目录

第十一章 受了一点点伤/134

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在一起就要光明正大地在一起，要分手就干脆脆地分手。她瞧不起拖泥带水的感情，她不需要跟前男友藕断丝连，她厌恶透了这些分手了还要用感情来玩暧昧的男女。

第十二章 误会一场/148

我们曾经很平静地聊过，过去不管爱也好恨也罢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谁也没法回到过去，不如彼此都放下。

第十三章 旧日情伤/159

爱和恨都是太过于强烈的感情，都是要把名字刻到心上才能记住，差别只是刻在心的哪一面而已。所以不爱不是恨，是不在意，是他明明就出现在你眼前，而你却可以毫不在意。

第十四章 布局/171

谁的人生不是一场赌博呢？既然入了局，那就愿赌服输吧。

第十五章 爱你，在我意料之外/184

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从何时起，开始对这份感情患得患失，怕她不够爱他，甚至是根本不爱他。

目录



第十六章 真相/197

茶杯擦着苒苒的肩头砸到了墙上，啪的一声碎裂成几块迸溅开来。苒苒微微侧头躲了一下，可脸颊上还是被一块细小的碎瓷碴擦到了。脸上有些丝丝拉拉地疼，她伸手触了触，在指尖上看到了淡淡的血迹。

第十七章 情不由己/210

正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忍受不了。我以前不在乎，只是因为我以为自己可以不爱你。

第十八章 放下不代表原谅/227

我以后可能不会再恨你，但绝对不是因为原谅了你，而是忘记了你。

第十九章 内幕/240

你放心，就算我后悔了，也不会回头找你的。

第二十章 岁月静好/248

有的时候宽容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了自己。

番外 情起而不自知/259



第一章 酒会相见

苒苒认识邵明泽是在一场不中不洋的老乡酒会上。

那酒会是在南郊湿地边上一处清水环绕、绿树葱葱的高档别墅区里举行的，院子主人姓龚，是原S市主抓经济建设的二把手，去年刚从位子上退下来，搬来这边养老。

这样的老乡聚会的传统由来已久，据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，参加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抱团，有事相互扶助，小一辈的也不能断了联系。

在夏宏远还没遇到那位红颜知己的时候，苒苒倒是作为夏宏远的独生女儿跟着他参加了两次这样的聚会，后来夏宏远抛妻弃女改娶新人，这种聚会就再没她夏苒苒的事了。

今天夏宏远突然带她过来，少不了有人要问，害得夏宏远逢人便要解释一番。亏得苒苒自己也算争气，先是顺利考入一所国内知名大学，研究生毕业后又全凭己力考进了国字头单位，说出来反而比那些被早早送出国的子女更有面子。

夏宏远被人夸得满面红光，仿佛女儿如此上进全是他悉心教育的成果，全然忘了前十几年对女儿的不闻不问。倒是苒苒觉得十分不好意思，熬不得一会儿就找了个想吃东西的借口躲到角落里去了。

晚宴上的菜色很丰盛，可惜苒苒胃不好，很多东西都不敢吃，盘子里就放了两块小点心装装样子，自己只是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打量酒会上的各色人物。

不同于那些世代流传下来的名门世家，当代中国人大都富起来得晚，改革开放不过才几十年的事情，基因改良又不是一代两代就能完成的，以至于现在的有钱人远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般个个都是俊男美女。各色的男男女女不过因着有钱的缘故，打扮得光鲜一些，腰杆也比普通人挺得直些，有了那么点所谓的气质。

她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有些失望。

因为有着这些胡思乱想，所以当长相端正刚毅的邵明泽出现在视线内的时候，倒是叫她眼前一亮。

其实如果仔细打量的话，这个男人的五官并不算十分漂亮。他的眉形虽好，却太过于张扬浓烈；眼睛也不够大，只是胜在深邃细长，漆黑的瞳人幽深沉静，一眼望不见底，仿佛有着摄人心魄的魔力，把人的全部注意力一下子都引了过去，叫人不由自主地忽略了其下的鹰钩鼻子和稍显寡情的薄唇。

这是苒苒第一次注意到邵明泽，那时他正端着酒杯站在大厅中央与人寒暄。她躲在角落里偷偷打量，暗叹此人身高上还略显不足，若是能再高上几公分到了一米八，那气势必然要更胜一筹。

许是她的目光太过于专注，那边的邵明泽像是有所感应地向这边扫了一眼，锐利警觉的视线落到她身上时略略停顿了下，然后便冲她微微点了点头。

苒苒不知道他为何会做出如此反应，不过碍于礼貌，还是回了一个淡淡的微笑，然后便装作吃东西低下了头。谁知过了一会儿，邵明泽竟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她有些意外地抬头看过去，就听得邵明泽问道：“是夏小姐吧？”

她点了点头，眼中露出茫然的神色，心中却在想自己不过是多看了他两眼，怎么就把他给招来了呢？难道是刚才那礼貌的一笑让他误会成勾引了？

邵明泽目光微闪，自我介绍道：“你好，我是邵明泽。”

她认真咂摸了一下这个名字，还是觉得不认识这个人，只好睁眼说瞎话地应承道：“哦，邵先生啊，久仰久仰。”

邵明泽收回打量的目光，微不可见地勾了勾嘴角，问她：“哦？夏小姐久仰我什么？”

苒苒心中大骂此人好不知趣，面上却是神色不变，一本正经地把高帽奉上，答道：“自然是邵先生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。”

谁承想邵明泽听了，颇为认同地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听说夏小姐是华大的高才生，去年刚刚毕业参加工作，是吗？怎么没有去令尊的公司呢？”

苒苒忍不住微微皱了皱眉头，此人的问话让人感觉很不舒服。她暗暗地将韩女士教导的“大方稳重，温柔娴雅，不卑不亢，不骄不躁”的十六字对敌方针又念叨了一遍，这才勉强挤出些笑容来，答道：“不敢当‘高才’二字，只不过是和家人逼着赶着地读点书而已，又因为生性懒散，所以就找了个轻松点的地方混日子。”

说着她站起身来，不等邵明泽再开口，又微笑着说道：“邵先生您坐，我去那边和朋友打个招呼。”

邵明泽的眸光闪了闪，不急不缓地说道：“夏小姐请随意。”

苒苒转了身往别处走，绕了半圈也没能找到一个能搭上话的人。

夏宏远正在与两个老友聊天，他明明对南郊那几块地皮志在必得，却不肯表露出来。夏宏远注意到女儿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，还当她是过来陪自己的，欣慰之余笑着打发她：“不用陪着爸爸，去认识几个年轻的朋友。”

苒苒无奈，只能又装模作样地端着杯酒凑到几位富家女身边，听着她们讨论如何败家花钱。就这样被迫旁听了半节糅杂着时装、美容、旅游等诸多内容的时尚讲座，她实在是熬不住了，无奈之下只得扶墙离去，继续找了个角落猫着去了。

幸亏这一回没人再过来搭讪，让她一直安安稳稳、清清静静地躲到了酒会结束。谁知临走的时候，又在门口碰到了邵明泽。

邵明泽此时也要走，龚市长竟然亲自送到了门口来，两人立在门廊下低声交谈着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夏宏远见状也就很识趣地没往上凑，只远远地和龚市长打了个招呼，便带着苒苒下了台阶。

苒苒不经意地回头，却不想和邵明泽的目光碰了个正着。他向她微微颌首，然后便转开了视线，偏着脸和身边的龚市长说起话来。

夏宏远见女儿回头，也跟着瞅了一眼，回过身来低声给她介绍：“那人叫邵明泽，前几年出头搞了个华兴科技，很有本事。他们邵家祖上虽是咱们宣安人，不过是世家，出来得又早，也是最近这两年才参与这样的老乡聚会。”

苒苒点点头，心里却总觉得邵明泽对自己的态度有点不对劲，可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偏又说不上来。上了车，她转过头看向车窗玻璃，借着反光细细打量窗户上面的自己。在灯光的掩饰下，她倒是算得上娇俏美丽，不过也远不到叫人一见惊艳、再见钟情的地步。

她实在想不透他是因为什么这样注意她，索性也不再去想，闭了眼靠在椅背上假寐。

车子停到了她租住的房子楼下，夏宏远亲自送下车来，将她送到单元门口仍不肯离去。他小心地拿捏着自己的用词，试探地问：“苒苒，前些年爸爸一直忙着生意，也没能顾上你，你怨不怨爸爸？”

夏宏远前些年忙是忙，不过却不是因为忙才顾不上女儿，而是他身边又有了新的娇妻和爱子，再没有工夫去惦记前妻和女儿。

其实这事夏宏远和苒苒心里都明白，可偏偏都不能实话实说。

苒苒觉得若是直接回答“不怨”，反而显得太过于虚伪，于是就没说话，只低着头沉默。

见她如此，夏宏远反而更觉心虚，迟疑了一下，又解释道：“当年……我和你妈妈性格上合不来，才走到了离婚的地步，可不管怎么说，爸爸从来也没有……”

苒苒听着却只觉可笑。性格不合？那没发达之前怎么没觉出性格不合？为什么还能和美美地过了十几年？钱是让性格变了，还是让心变了？

“爸爸——”苒苒突然打断了夏宏远的话，抬起头来冲他笑着说，“不用跟我解释这些，那是你们大人感情上的矛盾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不管你们离没离婚，你们都是我的父母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小的时候不懂事，大了后才明白感情上的事情是讲不清对错的。所以，爸爸，过去了就过去吧，只要你们现在各自幸福就好。”

她笑容甜美，声音里带着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。

夏宏远半张着嘴，有些腼腆，他没想到这个偏执叛逆的女儿能说出这样明理懂事的话来。欣慰过后他的眼眶竟然有些发红，摸了摸苒苒的发顶，低声说道：

“苒苒，你长大了，也懂事了，爸爸对不起你。”

苒苒只抿着嘴笑，伸出双手推着夏宏远往台阶下走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爸爸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再说我还有个同住的朋友，回去太晚会打扰她休息的。”

她这样撒娇卖痴，夏宏远心里倒是十分高兴，当下就许诺：“爸爸叫人在你单位附近转一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套合适的房子给你买下来。”

她嘴上应着“好”，赶紧挥挥手送走了他，随后转身上了楼。

客厅里的电视开着，正播着麻雀变凤凰的偶像剧。同住的穆青窝在沙发里上网，时不时地抬起头来扫一眼电视，看到她进门也没动地方，只随意地问道：

“回来了？厨房里有粥，要喝就自己去盛。”

苒苒没答话，甩了高跟鞋，将手中的皮包随意地往沙发上一丢，坐倒下来揉自己的脚。踩了一天的高跟鞋，脚掌已经僵到木了，手放上去简直就像是在摸别人的脚。

穆青在一旁看了好笑，说道：“活该你脚疼，有你这么一天到晚踩着‘恨天高’的吗？也不怕把脚脖子崴折了！”

苒苒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：“你当我愿意穿啊？我这不是身高不够用鞋来凑嘛！我要是能有你这样的傻大个儿，我也整天穿平底鞋！我又不傻，谁不知道平底鞋舒服啊，真是的！”

穆青好脾气地笑笑，转而打量她身上的衣服：“嘿，妞儿今儿这身衣服不错，站起来给姐看看。”

苒苒本来还坐着，听了这话干脆就直接趴在沙发上了：“妞儿累了，起不来了。”

穆青伸出大长腿踢了踢她，她这才不情不愿地站起身来，故意搔首弄姿地摆了几个姿势，问：“怎么样？算得上美艳动人吗？”

穆青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地打量一番，评价道：“裙子看着挺美艳，你看着很‘冻人’！”

苒苒扑过去和她笑闹了一会儿，又聊起晚宴上的一些富家女来，不由得感叹道：“那身上穿的、戴的，真叫一个珠光宝气啊，就没一件不是名牌的！听那话里话外的，买条内裤都得飞巴黎，最次也得去香港。你要是敢说你在S市购物，嘿，别怨人家瞧不起你！”

她说得夸张，偏又有声有色，穆青笑得差点没从沙发上滚下去，好半天才勉强止住笑，又奇怪地问：“哎，你那爸爸怎么会突然想起来带你去参加老乡聚会？”

苒苒听到穆青问这个，立刻来了精神，一下子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探过身子问她：“你猜？”

穆青猜不出来，只得摇头。

“据独家可靠消息透露，前阵子老头子偷偷地带着他那宝贝儿子去了趟医院，回来后人蔫了好一阵子，然后就突然想起还有我这么个女儿来了，今儿要给我买车，明儿要送我房子的。嘿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父女两个一直父慈女孝、情深似海呢！”

穆青听得瞪大了眼，问：“你那便宜弟弟怎么了，得绝症了？”

“还不如得了绝症呢。”苒苒冲着穆青挤了挤眼，一脸的幸灾乐祸，“老头子把这宝贝儿子捧手里疼了十来年，结果发现一直都是在替别人养儿子。”

穆青眯了许久才叹道：“竟然还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真有！”苒苒板着脸很正经地点了点头，没一会儿却又忍不住咧着嘴笑了，眉飞色舞地说道，“非但有，还特曲折！”

这话倒不是她夸张，因为此事的确是一波三折，堪比电视剧。

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家杂志社突然要采访夏宏远的小娇妻，奉承她是现代都市精致女人的典范。小娇妻美滋滋地接受了采访，被问到感情问题时又忍不住得了便宜卖乖，话里话外地暗示夏宏远第一次婚姻破裂完全是前妻的责任，后来她与夏宏远相遇，是温柔善良的她让他又相信了爱情，并重新鼓起勇气步入婚姻。

总之一句话，她既善良又无辜，她和夏宏远是真爱。

不用想，韩女士见了这份颠倒黑白的杂志差点没气疯了。正愁着不知道该怎报复小娇妻呢，偏偏有人提起小娇妻和夏宏远刚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个男朋友，据说儿子也是那个男人的。韩女士一听这个，本着要恶心大家一起恶心的原则，也不管这话是真是假，就故意通过老朋友把话传给了夏宏远。

在这种事上，大多数男人都会多疑，于是夏宏远就叫助理偷偷安排了一次亲子鉴定。等助理把鉴定书取回来，夏宏远一看，心立马就凉透了。得，竟然真的是当了回“喜当爹”，替别人养了儿子！

苒苒老气横秋地感慨：“要说在基因传承上还是咱们女人有优势，最起码能知道那孩子是不是从自己肚皮里出来的，轻易错不了。”

穆青听得哭笑不得，拾起手边的抱枕就砸了过来，笑骂道：“少说点不着调的吧！锅里还给你留着小米粥呢，赶紧喝点去。都不知道疼自个儿，以后再闹胃疼，我可不管你。”

苒苒干笑了两声，老实地去厨房盛了一碗小米粥出来慢慢喝。她有胃病，很严重的胃病，上学的时候落下的。夏天还好，一到冬天就什么凉的冷的硬的都沾不了。穆青只能给她熬小米粥，蒸发面的馒头，盯着她吃，像管孩子一样。

有的时候被穆青念叨得头大，苒苒就会一本正经地问她：“穆青，其实你才是我亲妈，是吧？咱们是失散多年又重逢的亲母女，是吧？”

穆青气得忍不住对她翻白眼：“我一来生不出你这么大的闺女来，二来也没你家韩女士那个气度。就你爸爸那样的，落我手里早剁他个七八回了。”她说完还比画了一个手起刀落的手势，端的是干净利索。

苒苒实在没话说。

夏宏远做小商品起家，自从发了迹，身边的女人就再没断过。年轻的时候追逐美色，后来腻了女人的脸蛋身材，又开始追求起女人的内涵，总想着能找个

灵魂相通的红颜知己。最后倒是真让他找到了个能灵肉合一的女子，两人很快合出一爱情的结晶来，还是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。夏宏远当时欣喜若狂，为了给那对母子一个名分，义无反顾地回身与发妻韩女士离了婚，捎带着连苒苒这个女儿也不要了，只一心一意地宠娇妻和爱子。谁知放在心窝里疼了十来年，却发现这宝贝儿子竟是红颜知己与别人“灵肉合一”的产物。这个打击实在太过于巨大了，夏宏远又愤怒又心痛，消沉低落了好一阵子才缓过劲儿来，终于想起来他还有个女儿这件事来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苒苒一点也不想答理他，谁知韩女士知道了却不愿意，特意找过来训斥了她一顿：“我和夏宏远之间的恩怨和你无关，他终究是你父亲，你绝不能耍小脾气、甩脸子，就是看在钱的分上，也得认下夏宏远。有这个父亲和没这个父亲，你夏苒苒的身价就有天壤之别。”

苒苒早已经过了叛逆清高的年龄，认真想了想，觉得韩女士这话说得大有道理。夏宏远要把她当夏家千金推出，这是名利双收的事情，实在没必要犯这个倔强耿直。于是才有了晚上的酒会之行。

喝过了粥，苒苒进卧室拿了换洗的衣服去浴室洗澡。正洗到一半，浴帘突然被人从外面一把撩开，穆青把手机递了过来，用口形告诉她：“电话，韩女士的。”

她正揉了满头满手的泡沫，匆匆地冲了冲手，关了花洒，接过手机来。

韩女士简单地问了问酒会上的情况，又下了新的指示：“我给你安排了一场相亲，你周六必须空出时间来，着装要端庄大方，性格要温柔娴静……”与一贯的风格一样，没有询问，没有商量，就是直接的命令。

苒苒光着身子站在花洒下面听着电话，洗发液的泡沫顺着额角缓缓流下，越过眉梢，跨过睫毛，终于浸入了眼角，先是痒，然后才是蜇人的痛。她忙用力闭着那只眼睛，抬手用还算干净的手背去擦，谁知却是越擦进去得越多，眼泪也哗啦啦地下来了。

挂了电话，她大声叫穆青过来拿手机，自己则赶紧开了花洒去冲脸上的泡沫。

穆青握着手机站在浴帘外面，待她这边停了水才出声问道：“又叫你做什么？”

苒苒的眼睛好受了些，只是还有些流泪，鼻子也有些酸酸的，她简单答道：

“相亲。”

穆青愣了一愣，忍不住又问：“对方是什么人？”

苒苒回忆了一下，还真没记得韩女士跟她说对方是什么人，只能摇头说道：“没注意听，好像是高富帅，正好配我这个即将出炉的白富美。”

穆青又在外面沉默了片刻，突然没头没脑地说道：“我再加把劲，争取尽早把钱还给她。”

苒苒从帘子后面探出头来，带着满头满脸的水珠子，没心没肺地问她：“你打算去抢银行啊？看中了哪一家？踩好点了吗？需要接应吗？”

穆青微垂着头，没说话。

苒苒嘻嘻哈哈地往外面赶她：“行了，赶紧出去。那是我亲妈，只不过是叫我去相亲，又不是要去卖我。再说我自己也的确想找个男朋友了，都二十好几了，早点嫁出去总比最后当剩女的强。”

这倒也不算是说瞎话，不管过去怎样，人总得往前看。这样一想，她心里对韩女士安排的相亲也就不那么抗拒了。

到了周六这天，苒苒特意化了妆，又换上了一身新衣裙，兴致勃勃地去了相亲地点。可见到了人，她却是有些愣了。

桌对面的邵明泽眉眼肃正，站起身来微欠着身向她伸出了手：“夏小姐，你好。”

她回过神来，礼貌性地把指尖往他掌上搭了搭，面上已是带了浅浅的微笑：“你好，邵先生。”

两人简单地寒暄了几句，隔着餐桌坐下。邵明泽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：“夏小姐看到我很意外？”

因为已经见识过此人的直截了当，所以再听到他这样问反倒是不意外了。苒苒坦然答道：“是有些意外，现在想来，那天在酒会上邵先生就已经知道我们会今天的见面了？”

邵明泽点点头：“我之前看过你的照片。”

既然这相亲是韩女士安排的，那不用问也能知道，照片一定是韩女士给的。苒苒觉得没必要再继续这一话题，只不在意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晚餐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这一次邵明泽倒是收敛了酒会上的咄咄逼人之势，话虽不算多，却也不会让场面冷下来，而且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的涉猎

极广，不管苒苒提到什么话题，他都能应对一二。

如果只从相亲的角度来看，此人倒也算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了。苒苒只是有点不明白，以他这样的条件，为什么也会进入相亲市场？

晚餐结束后，邵明泽十分绅士地将她送回了住处。

刚进家门，韩女士的电话就追到了。苒苒真怀疑韩女士是不是在她身上安装了追踪定位系统，怎么就能把时间点都掐得这么准！

韩女士问她晚上见面的情况如何，苒苒实话实说地表达了自己对邵明泽的观感：“有相貌，有学历，有身家，有素养。不过这样的一个四有青年，能对我一见钟情的可能性实在太低。”

韩女士对她的这种妄自菲薄很是不满，很不客气地训道：“做人要自信，不能先自己看低了自己。无论身家还是门第，你都不比他差。”

她明白韩女士所说的身家和门第是什么。身家自是指夏宏远现在的身家，门第却是韩家之前的门第。夏宏远的身家在西平也是能排上号的，至于韩家的门第，虽说现在是没什么人了，之前却是世代相传的名门望族。若不是在那次全国运动中遭受了无妄之灾，韩女士也不会嫁给夏宏远这样的暴发户。

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，韩女士一直是很强势的那方。苒苒深知韩女士的这一性格特点，索性也不争辩，只安静地听完了，才说道：“不管怎样，我都不能表现得太过于热情，好像是上赶着一样，还是先看看对方是什么态度再说吧。”

这话说得合情合理，就是韩女士也没法反驳，只好说了一个“好”字。

可苒苒没想到邵明泽很快就表示了他的态度。他也没做别的，就是叫人给苒苒送了一束花。花是俗艳又热情的红玫瑰，很大的一捧，抱在身前能把人的头脸都遮住，通过礼仪公司一路招摇地送到了苒苒的办公室里。

看着占了小半个桌面的玫瑰花，苒苒丝毫不觉得羞涩、得意或者喜悦，反而是有些被人捉弄的恼羞成怒，恨不得一手将这花束扫到地上，然后再狠狠地跺上几脚出出气。

可坐办公室的人大多无聊，整日里就指着八卦活着，没事还能嚼出点事来呢，若是她再这样发作一番，只怕会给人添更多的谈资。她强自按捺住了心中的火气，沉着脸坐了一会儿，拿着手机就出了办公室。

她琢磨着花既然到了，估计电话也就不远了。果然，她刚走到一个楼梯拐角

处，邵明泽的电话就到了。

“花收到了吗？还喜欢吗？”他问得十分自然，就像是她和他早已经熟悉了，花也是每周都要送上几回一般。

这种人言行举止上看着似是十分谦和懂礼，骨子里却是不怎么尊重别人的。苒苒心中更添了几分不喜，深吸了口气，调整了一下情绪，说出的话顿时带出了几分惊喜与羞涩：“谢谢您的花，实在是太破费了。”

“你喜欢就好。”邵明泽口气淡淡的，又问，“晚上有时间吗？一起出来吃个饭。”

她早有准备，听他这样问，满是歉意地答道：“真是抱歉，我这里还有些工作没有完成，晚上还要加会儿班。”

“那明天呢？”

她想也不想地答道：“明天也不行。”

邵明泽那边沉默了片刻，这才又问：“那夏小姐什么时候有时间？”

她心里憋着坏笑，说出的话却是既无辜又无奈：“单位里在准备接受上级部门的检查，最近这段时间会很忙，怕是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邵明泽打断了她的话，很识趣地说道，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先不打扰夏小姐工作了，等以后有时间再联系吧。”

她点头应好，邵明泽已是挂了电话。从那以后，此事果然就再没了下文。

夏宏远那里还是三天两头地带着她出去应酬，一来是想联络父女两个的感情，二来也是想让她尽快进入S市的社交圈子。苒苒想着自己在邵明泽这事上少不了要惹韩女士不悦，当下只有先把夏宏远哄好了，回头才能在韩女士那里将功赎罪，于是每次都极配合地跟着一起去。

这一日她还正在上班，夏宏远就又打了电话来说要带她去赴饭局。她手上正有工作，也没顾上多说就应下了。结果下班的时候，夏宏远几百万的豪车就很拉风地堵在了她单位门口。

办公室里还有几位同事没走，都凑在窗户边上指指点点，猜测那车是来接谁的。苒苒听得心里发虚，只得先偷偷摸摸地给夏宏远打电话，叫他把车开到街角，这才匆匆地从单位里溜了出来，做贼一样上了夏宏远的豪车。

夏宏远上下打量了一番她的穿着，说道：“苒苒，你这身衣服可不成。”

她身上穿着牛仔裤、套头衫，走的正是青春靓丽的路线，却没想到上来就被